**第一集**

老君庙，老君庙，它，不是庙，而是地名，位於陇西境内，河西走廊最末端，嘉峪关西

南方，祁连山下。

老君庙虽在关外，却热哄非凡。

嘉峪关，长城最末端，城高数丈，气势宏幛，和玉门关同称生死关。

古人有云：「若出嘉峪关，两眼泪不乾。」蓬此大漠飞沙滚滚，想活还得老天同意才

行。

祁连山，祁连山，好牧场，山高阴峻，白雪罩顶，山下一片牧草，驰骋草原上，大漠儿

女疏狂不羁。

再来镇，位於老君庙以北百叁十里，祁连山下，纯小镇，猎户集散区，为塞外及中原必

经之地。

再来镇，再来呀再来，去了又再来，当然它并不是对所有人而言。

镇东，反视祁连山，高山陡峭，挺拔雄伟，直耸云霄，表现其—稳，壮。

初冬时分，寒风逼人，白雪纷飞，山头银白一片，如梦似幻，美，美得令人舒畅，美

得。

令人豪气万丈。

高山上，银龙直泻，是万丈飞瀑，奔腾而下，有若千军万马，咙咙之声，震汤澎湃，只

听得令人心神舒畅，豪气千里，爽朗异常，舒服已极。

承着飞瀑是一深水湖，名曰：「莫塔」。

「莫塔，莫塔。」在当地，即是死亡之意。

「莫塔湖」，深不可测，冰冷澈骨，加上飞瀑往下冲，故名虽是湖，而波涛汹涌非常，

比之长汪叁峡水势，有过之而无不及。

「宁走龙王殿，莫临「莫塔湖」。」此乃当地流传之言，可见当地居民对「莫塔湖」恐

惧之程度，何其之深。

「莫塔湖」鹅毛不浮，落水即死，人一死多，鬼魂立现，人那能和鬼争？当地居民，莫

不以此为禁区，亡魂地皆教鬼神而远之。

然！竟有不怕死者？

有！

只见鬼地，死湖西南方，地势较平，有座甚是古老之小茅屋，看样子，还住了许多年。

小屋前为一庭院，四周自有竹篱笆，也许日久失修，篱笆有的已倒塌，有的已盘满山藤

茅草。一副古陋样。

小茅屋，屋顶茅草；巳被雨洗刷得泛白，古旧腐蚀不堪，屋前有一排栏杆，田字窗。门

前右上方，挂着一块匾仔细一看，字体歪歪斜斜，共写有「通吃小」四字，刻划甚新，必是

新造之物。

而这些字，说它像乌龟爬的，亦不为过，就像老鼠用尾巴沾上墨汁在桌上打转所留下来

似的，怪里怪气，无法想像。

如果能有勇气将这种乌龟爬的字，挂出来的人，不是疯子，想必也有点自我陶醉的狂人

吧！

初冬已至，大地萧索，枯黄草叶映残雪，太阳西斜，彩霞照小屋，更显得古意盎然，有

若神仙居一般，那来鬼魂之说？

蓦地——

「老头！我回来啦！快开门迎接我呀！我累死了！」

从小道传来一阵，悦耳之孩童叫声，张眼望去，只见一小童正昂着头，边跑边叫边跳的

往茅屋奔去，神情之间甚是得意，其手中挟有一包不小之东西，及一斗大之乾瓠酒葫芦。

他！年约十四、五岁，结实而高大，身着一套浅蓝色衣服，腰问缠有白色腰带，平底黑

色鞋，左袖口有个大补丁，虽然衣服甚旧，却洗刷得乾净泛白，实，但并不憨厚，眼眸深

陷，鼻如刀削，笔挺高耸，头上斜绑着一束头发，再配上一个爱笑的小口，怪，真是怪，天

真而透着点邪气，古怪，又洋溢着精灵。对他—只有芙，谁见了他，都会发出内心之微笑，

并对他产生一种亲切感。

他人怪，名字更怪——杨小邪。

人未进门，他已笑嘻嘻，嚷了又嚷，有点表现与戏弄之味道，而那种表情，亦如小孩得

了大奖，要回家让父母夸跃一番，神气已极。

「老头儿！干什历？耍宝啊！整天待甚家里，俺回来了，你也不招呼一声！什麽玩二

（意）嘛！」

只听他这句话，就知道，他必是个难缠之「狠」角色，连自家长辈都叫老头了，可见他

是如何的「没修养」双脚微蹬，一招「金龙穿塔」只见他如大鹏飞掠一般直射庭院，乾净俐

落，优美已极，微微翻身，已四平八稳的落在庭院。

「老头！你再不出来我…好！」他往手中那包东西看了看笑道：「这包香肉和酒，我看

只有自己吃啦！嘻嘻！」

嘴角一翘，神秘笑了笑，接着就把酒葫芦打开，「咕噜…」仰头喝了一大口「哈！好酒

好酒！」他想装装模样看老头会不会嘴馋得直撞出来！可是喝了叁四口还是不见人影，他妈

的！不灵啦！杨小邪一看自己平常贯用之计俩，现在不菅用了，心情有点纳阎。

「敢情老头子不在…也好！省了我这包香肉和酒，」很快的他已找到让自己高兴的理

由，也不再纳闷了。

「呀…」门一关，探头寻视一番，他发现老头并没有走，在床上睡着了。

「原来老头睡着了，满会享受的嘛！」

屋内！呈四方形，两铺床，分别在左墙及右墙，正中央置有一张四角桌，两张板凳，桌

後面窗口前，是一茶桌放有茶壶及碗筷，左窗口则是书桌，堆着几本旧书及文房四宝，如此

而已。甚是简陋。

「通吃！」杨小邪突然放声大吼，音如霹雳，震耳欲聋，他想吓吓老头，看老头是否会

从床上蹦起柬。

结果他失望了，老头还是老头！一点都没反应僵般的躺在床上。

「黑皮奶奶，怎麽今天都不管用哩！」摇摇头，他觉得今天不太一样，以前管用的招数

现在都不行了，他想：「老头，你想耍我，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哪！嘻嘻！」蹑着脚尖，一

步步小心翼翼，有如小偷般，走向老头床前。

只见老头一身青衣，满头银霜，满脸皱纹，五官分明鬓髯斋胸。想必年轻时必是英挺俊

拔之人，而现在老头睑上，苍白吓人，无一丝血色，状若死人，恐怖异常。

「怎麽搞的，老头病倒啦！」杨小邪见状，亦觉得老头出了毛病赶忙伸手探探老头鼻息

不久又摸摸老头胸脯，不多时，他自莒自语道：「死了！可真行，说死就死，是有一套！」

语气之中非但无悲伤意，还感到有些得意状。

转身喝口酒，抿抿小嘴，走向四脚桌前，将手中香肉及酒葫芦。置於桌上，随手揽一樟

木板凳，反身放在老头床前坐了下来。搓搓鼻子他哑然一笑，凝目而视，从老头头部仔细的

看到脚尖。

突地——

「喝」一声，杨小邪已跳起来伸出右手「啪啪！」两响，打了老头两个耳光，神情激

动，有若猪叫般的吼起来他吼道：「死老头！想不到你也有落入我掌的一天，死了也算啦！

平日都是你打我，现在可轮到我了，哼！这叫千里迢迢，履报不爽，善恶到头来自有我来

报，嘻嘻，十年风水轮流转，憋了十年，真他妈的虽（倒霉）呀！」

本是愤怒，但说到後来却笑了起来，可见他心思是何等变化无常，至於「天理昭彰，履

报不爽，」八字，他倒是真的不懂，只仔念「千里迢迢屡报不爽」了。

「哈……哈……」他昂头大笑，笑声震天，很是得意。

「奶奶的，老头，你死，也要看时间，我老人家刚上门！你就给我触霉头，难怪我今天

手气不顺。」「啪啪！」又是两声。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打得甚有节奏，像是坷鼓一般，结果

愈打愈起劲，小孩一使起性子来，就呵呵笑个不停，要是老头地下有知，他不气死才怪。

其实杨小邪他和老头住了这麽多年，那有老头死了，他会不悲伤的道理？只是杨小邪天

生绝顶聪明邪里邪气，很少有事情能瞒得过他，可惜他就是「不务正业」整天鬼混，老是跑

到镇上赌博，要他念书，他却说：「书，就是输，摸了书（输）那还有啥搞头？」刚才他从

老头的头看到脚，就知道那老头是闭气诈死，反穿棉懊装佯，有意整他。那知一山还有一山

高，老头这次又失算了，一顿苦头是免不了的。

平常这老少俩，就是这样如此诈来诈去，可惜老头每次都尝尽苦头，就是赢了，也赢得

痛苦万分，理由很简单，因为杨小邪，就是这一行的大行家，他不使诈已是万幸了，还想要

去诈他，这可是在老虎嘴上拔牙，自找苦吃。

打累了，杨小邪双手一摊，装出无可奈何之样子，他叹道：「老头儿，我不是真的想打

你，只是……只是平常你活在人间时，打人打得太多，现在你死了，到阎罗王那里，免不了

要上刀山，下油锅，这：多麽痛苦啊！虽然你平日时常偷打我，但您放心，我老人家不会放

在心上，也不会向阎王爷告密，可是别人就不同了，你打了别人，别人一定会向阎王告密\*

破坏你的形象\*为了使你向阎王有个交代，我也只好打你了，要知道，我打在手里，痛在心

里，但为了朋友，我只好牺牲我的心肝，让它痛，这总比你，上刀山，下油锅来得好些，舒

服些！」

「老头：到现在我也只能为你做这件事，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安心的向阎王说，你

已经被我杨小邪修理过了，平时我常烧香，阎上爷他看在我面子上，会放你一马的，切记！

切记！老头，千万别把我的话忘了！否则你这一顿可是白挨啦！」

敢情他打人还有这番大道理，其实他不知道老头有没有打过人，像他这种人，也不会向

阎王烧过半柱香，他也不晓得阴间是否真有上刀口下油锅这种事！吹！他就是能吹，想到

的，听到的，看到的，都可以。照他这麽说来，倒有点感人肺腑，不知老头听了心中感觉是

如何？想必很感谢这位忘年之交吧！

「老头，你等等，让我想想，看还有什麽话要交代你！」说完他站起来，只手背负，在

屋中踱来踱去，俨然一副小大人模样，时而叹气，时而窃笑，有时摇头，有时又猛点头「好

吧！随意啦！」他走向小书桌，拿起文房四宝，「我杨小邪今生今世这是第二次沾墨汁，说

来老头你满幸运的！喝！」一声令下，挥如飞，如有神肋，小宣纸上立即出现一道道迷人之

蚯蚓。

说他鬼划符，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他自己也不知他在画些什麽？真是「神笔」。

这一生中他第一次动笔，就是写屋前那块匾额「通吃小」四字，那四字一共花了他叁天

的时间才学会，可算是异常辛苦了，第二次倒是相当轻松，叁两下，就清洁溜溜了。

写了许久，他拿起来，左晃晃，右晃晃，觉得不太满意，又加几笔，直到他露出满意笑

容为止。

拿着神笔，及这副鬼划符，很是得意的走到老头床前。他轻轻道：「不幸得很，老头，

你莫名其妙的就走了，连茅山道士都来不及请，只有小邪代劳啦：这副……「送终符」虽然

不怎麽好看，可是却藏尽天上各种通行秘语，你好好研究，将来也好出人头地！我书念得不

多，也写不出什麽好鸟蛋来，请多多包涵包涵。」

他深深一揖，将那幅「送终符」搓成一口，塞在老头嘴里，还像和尚一样，双掌合十，

念了一句「鹅米豆腐」神秘而庄严的笑着。

「春天啊啦啦的好唱，滴哩哩的百花咕噜噜的开呀！山上有山神，地上有地神，水上有

水神，人上有人神，南无，鹅米豆腐，南无，鸭米豆腐……」

他像春节舞狮般足足做了半小时的法，才停下来。

「老头，我想你长得这麽丑，到阎王那奥，难免会给他印象不好，一定会吃暗亏，我替

你整整容，也许阎王爷还会夸奖你，选你当驸马爷呢？嘻嘻……」毛笔一晃，他呵呵笑个不

停。

一说完，他已迅捷无比在老头额上写下一个王字，又在他胡子上画了两撇，然後在下巴

打个圆圈。

「这大概有点像王八乌龟吧！嘻嘻！」

「哈哈……」杨小邪捧腹指指老头「王八」脸，大笑不已。

「老头，我不是把你整得多难看，最少，我在你额前写了一个王字，想必阎王必定看得

懂这个字，人说：「王见王，必死棋。」搞不好，你把阎王爷克死了，换你当上阎王，那时

候说有多神气………不对是鬼气，那时侯说有多鬼气，就有多鬼气，哈哈……」

笑也笑够了，整也整够了他想：「既然死了，总该哭几声才像，好吧哭就哭！呜呀…

呜…老头……呜…」嘴角往下一拉，他立印嚎啕大哭，泪如涌泉，夺眶而出，哭得梨花带

雨，海棠泣血，生动逼真。

他哭在眼里笑在心里，他觉得自己很有演戏天份，说笑就笑说哭能哭，突然他有一个想

法—到京城去唱戏，也许会赚钱哩！

「老头，你怎麽这麽狠心，抛下我独自就走了呢？你叫我一个人在这世上无依无靠怎麽

过？呜……老头，你醒醒，快醒过来啊！」

「我也不想活了，老头，虽然你时常打我，用针刺我，可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如今再

也没人会打我骂我，你的心倒蛮狠的，有一套啊！」

「老头，我本想娶好多好多的老婆……像皇帝一样多，来侍候你，谁知道我一个都还没

到手，你就翘了，你这不是太可怜了吗？老头，你叫我如何是好？难道你要我不娶老婆？黑

皮奶奶的你乱来，搞什麽嘛！」

「……每次有香肉，我都分你一半，现在连要分的人都没有了，老头，你何苦呢？老

头，，你醒醒吧！我要你，我要你，我什麽都不要，我只要你………呜…老头呜……你快醒

来吧：呜…………」

扬小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得如丧考妣，如失其子，甚是可怜。

一阵哭声中，眼眸红肿黯淡，语音沙沙哑哑，再要哭亦无泪……………

「好吧：该收摊了，以免龙体欠安……」

他想：「就是老头真的死了，我也兜是有情有义，难道还真的哭死不成？黑皮奶奶，少

来…」

「老头你该看到，我由有泪哭到无泪，由有声哭到无声，我好累，你地下有知也该原谅

我，也会於心不忍的，再说…我尿急。」他尴尬一笑「也实在憋不下去了，我上上茅坑就回

来，你灵魂也休息一下，我马上就回来超渡你，请你吃「大餐」，有香的，有辣的，嘻

嘻！」

他拜了叁拜，举足往门口行去，但侧头一想，又折回桌前，啜口酒，拿起香肉笑嘻嘻往

门外走去。

走至庭院不远处，找块巨石坐下来，边啃香肉边哼小调，盏茶功夫一过，肚子已像南瓜

般大。

「这香肉真多，只吃了一半，就撑得肚皮涨涨的。」

摸着肚子，觉得已无法再装下。

「好吧！死人也吃一点。」

擦擦油嘴，随手捻根茅草，边剔牙缝，边望着「莫塔湖」，湖水依样翻腾，有若鬼泣，

令人不寒而栗。

他想：「这老头又不知在耍什麽花样，被我整得如此凄惨，还有心装下去！这是什麽原

因？会不会真的死了？不会吧！刚才我还发现他活着？那…也许他没装过死，想装一次像样

一点的来耍我，…哼…老头！你以为我杨小邪是叁岁小孩，管看不管用？妈的…」他站起来

甩甩手臂。「等一下我就来个火葬，让你骨无存，我就不相信逼你不出来，好！就这麽决

定。」

心一笃定他笑了笑，拿起地上香肉，往小屋走去。

当杨小邪走出室外时，老头醒了过来，他还真不敢动，他怕一动就会被那鬼灵精发现破

绽，而前功尽弃，只见他脸颊，被打得实在很痛，红肿如刚出笼之馒头。

摸着面颊：「好痛，这小子下手好重，一点都不留情…还好，总算挨过去了，也不知道

他真知我装死，还是已被我瞒过去了？看他哭得这麽伤心，好像是真的，但……他不可能拿

对死人打得这麽重啊！我这次用龟息大法，除了保存心脉一点元气外，其他可以说和死人完

全一样，他不可能曾发现我诈死，会不会地想逼我现出原形？或……唉！真拿他没办法，本

来想装死，希望他以後好好练功，好好听话，谁知道竟挨了一顿打，接下来还不知道有什麽

花招呢？看来也只有装到底了，他妈的！上茅坑还带香肉！」

他越想越不是味道，舒舒服服的香肉不能吃，竟白白的被痛打一顿。

「这小子，真拿他没办法，唉！」老人又叹了一口气。

想到这里，杨小邪细碎脚步声已传来，老头一惊，马上运功闭气，恢复原状。

杨小邪一走进来，偷偷瞥了老头一眼，将香肉放回桌上。

心想：「老头呀！老头，你他妈的死人，脸上还会长馒头，这倒有意思了，看来，你不

是普通人哪！嘻嘻…」

死人当然是不会长馒头，可惜老头已经被打得头昏脑胀神智混沌，这些苦，他是白吃

了。

「老头，你真是生不逢时，死也不逢时，这麽大冷的天气，你不怕死了到阎王殿领不到

衣服穿吗？我看这样好了我将你全身用酒洗过，再给你加上几件衣服，然後捡些枯树枝，替

你加加热，暖暖身，你说这漾好吗？」

杨小邪倒说得非常诚恳。

老头一听心中暗道：「完了，这家伙，怎麽会想出这点子来，他妈的，要好好死一下都

不行，还没到地狱就得上刀山，下油锅，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老夫怎会和这种人混在一

起？虽（倒楣）死了。」

不久杨小邪很快将老头衣服脱下，并倒杯酒在老头身上，开始涂抹起来，口中还不停唱

着小调：「摸啊摸，在这里，摸啊摸，在那里，一摸摸到姑娘的脸，咬呀真漂亮…二摸摸到

姑娘的手，姑娘的手儿细又白呀……叁摸……」

杨小邪哼的是妓院的十八摸，敢情他把这老头当成妓女了，其实杨小邪并不懂得这条歌

之由来，就连妓院是怎麽一回事他也不懂，他听镇里的人唱过，觉得很好听很顺口，就学了

起来。只见他没边没边，其乐也融融。

老头这次装死，真可说是倒了八辈子的楣，他听到杨小邪在唱十八摸，有点哭笑不得，

只有心中叹道：「杨小邪啊！扬小邪，到底有什麽事才能使你心疼，才能使你伤心呢？」

杨小邢他就是这麽一个人，永远是快乐的，他从不知道什矮是难过，什麽叫痛苦。

抹遍老头全身，杨小邪才替老头穿上衣服，然後从身上拿出四颗骰子，在手中晃个不

停，骰子撞得卡卡作响。

他道：「老头，今天手气不怎麽好，扔的都是瘪十，看现在怎麽样？若好的话，我就厚

厚的葬了你，若运气还是瘪十狗屎运，那我只好一把火烧了你，将你骨灰倒在「莫塔湖」叫

你与大地同在，也替我省了不少麻烦！」

杨小邪搓着骰子大叫道：「一二叁、四五六，前前前，後後後，碰上你祖宗死翘翘！」

「通杀！」

他将四粒骰子往地上一丢，骰子如陀螺转不停，不久转力已竭，停倒於地，一个六点，

两个二点，一个四点。

「黑度奶奶，又是瘪十！损人啦！」

失望之馀，他只好摇摇头，脸上表情，又如输光全部家当般，好苦。

其实从懂事以来杨小邢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掷骰子，算算也有十馀年了吧！此项功夫

对人来说，虽不能称天下第一，也可说是举世少有丁。

他可以一口气扔十八个骰子，而且点数都是一样，也能以听声辨数的方法，猜出人家扔

的点子是什麽？

大概他觉得这门功夫，已能打遍天下，所以他才刻上「通吃小」四字，挂在自己屋前。

他倒不懂得客气，想干什麽，就干什麽！

这次也不例外，瘪十就是瘪十，看来老头运气不怎麽好。

「呵呵……」捡起骰子，揣入怀中，他道：「老头，对不起，今天日子不吉，是黑七，

逢赌必输啊！你将就将就点，痛苦很快就会过去了，我马上替你超渡！」

随手一超，状若无物将老头扛出屋外，竖於屋檐栏杆上。

「老头，你不是要看我的飞刀练得如何吗？好吧，我就献丑献丑，否则你在阴间就无法

见到这麽精彩之飞刀喽，这多可惜？」

话音一落，随身一闪，一招「长虹贯日」已使出，有若一道彩虹划过空中，「飞燕投

林」「鲤鱼打挺」，「咻！」一声，他已姿势优美的落在二十步开外庭院里。

「老头，我这就练给你看了，每次你都拿我试试掌力，这次我享你试试飞刀，这样我们

谁也不欠谁了，我这飞刀可十拿九稳，只有那一稳，还差了点，你若不幸挨了刀也只龙怪你

平常不用心教，到头来害我有「失手」的机会，反正你已经不是人身，是鬼身，应该不怕阳

间的刀了吧！」

这老头还真沉住气，一动都不动。

杨小邪转身背向老头右手一扬，飞刀一闪即逝。

「嘟」一声，薄叶飞刀直穿老人发髻，钉在墙上，好准！

「不错不错幸好不「入」师命。」他猛点头，对於这次所射之飞刀甚是得意。

突地寒光再闪，「嘟嘟…」一连七响，杨小邪纵身，或斜飞或腾空，各由不同角度，连

发七把飞刀射向老头。

「糟了」杨小邪大叫一坚，飞身落地尴尬笑着。

只见最後两把飞刀，射向老头鬓边，把鬓须给割下来，差点耳朵都不见了。

「对不超，真对不起，但这种事对我来说是时常发生的，请你多多原谅！」

杨小邪双脚一蹬，倒射回到老头身前，他边拔飞刀边说：「老头，你一直说我飞刀练得

不好，将来怎麽跟人家在江湖上混饭吃，你一直夸耀昔日飞刀门是如何如何，我看也差不多

如此水准，他妈的，这不是百发百中吗？你还嫌弃什麽？将就将就点，含笑九泉去吧！而且

我又没和人结怨，也没仇可报，学这些鬼玩意特别麻烦你知道吗！」

拔到最後一枝，正好是头上那枝飞刀，他灵机一动「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你不用到地

狱去了，只要我把你变成和尚，那老头，你就可以到西天找如来佛吃早餐啦！」

他拿起刀子「唰、唰、唰……」很快的就把老头的头发一刀刀的刮得精光。

「啪啪」杨小邪打了老头两个响头笑道：「你的头还蛮圆的嘛！」

随後他又拿出一些油沾在那光头上，并抹得它发亮。

「差不多了，嗯！连我都要认不出来，如来佛更一定认为你是少林得道高僧！」「啪」

他又打了一下。

「好吧！我们该举行葬礼了！」

杨小邪捡了一些枯枝架在庭院，然後再将老头放在木材上，随即转身到厨房拿些碗盘和

锅子，再走到庭院，他将酒倒入碗中，也将香肉放在盘子上，都弄好了，他才将供品摆在老

头体前面。

点起香，杨小邪很诚意的拜着，然後将香插在地上，并顺手偷喝碗里的酒，随後拿起锅

子用木棒敲了起来。

咚…咚咚咚…咚……咚……

他很慎重的敲着锅子。

咚咚……咚咚咚……。

「午时叁刻已到」「行刑！」

一想到包青天要斩人时，也是如此叫，所以他也叫，而且叫得有板有眼。

「老头，你安息吧！」

他将剩馀的酒泼在木材上，点起火，准备火化老头。

火势由小而大，劈啪劈啪响着，从外围一直烧到里面眼看就要烧到老头衣服。

老头没动。

杨小邪也没动，他在看老头是不是真的死了。

火烧到老头的衣服……

杨小邪有点担心。

火势将那老头吞噬掉了！

杨小邪有点後悔。

但突然——

那老头笔直的跳起来，蹬蹬蹬，两手伸直，像僵一样，往杨小邪蹬过去。

「哇！妈呀！」杨小邪拔腿就跑。

老头体穷追不舍。

起初杨小邪真以为是变，跑得比什麽都快，现在他偷偷回头看看老头，只见老头不停拍

打身上馀火。

「老头，原来你是诈死，我还以为变了呢？别追了好不好，我们和谈。」

「臭小子，俺老人家想死死看，也容不得你如此对待我的遗体。」老头愤怒异常。

一个在前，一个在後，有如流星般快速的往高山上纵去。

「老头，我不是有意的，你音我眼睛都哭红了，而且我还怕你到阎王那里被挨打，不得

已才打你，你要体谅我的苦心才好。」

「臭小子！谁稀罕你哭，你他吗的恩将仇报，我老人家平时待你如何？你竟打得我脸肿

得像馒头，看我不剥了你的皮才怪。」

「老头，这可不能怪我，我是试试你有没有救，才…」

「住嘴！」老头截口道：「那有人这样试法，八成你是看我没死，故意整我。」

「老头你别这麽说，我要不如此做，那你叫我如何？你如真的死了，小邪一个人怎麽活

在世上呢？你想想看，那件事只要你交代，我不是都替你办得好好的？」

杨小邪看不行了，来软的。

「而且我这样做都是替你想，虽然你死了…我是说刚才；你说那件事我不是为你打算？

就是你不幸到阎罗王那里，阎王要是欺侮你，我知道了，我还会追到地狱放把火将阎王殿给

烧掉替你出这口气！」

他竟把不可知的事情享来作保证，以表示对老头的情感，说有多深，就有多深。

「那你也不用把我理个大光头逼我当和尚啊！」老头的口气有点软了。

「老头，要是你不当和尚，还是会被火烧成和尚，那不是一样光头吗？我是想与其如

此，不如先给你理光头，扮成和尚，说不定不用到地狱去，老头我这是为你好，」扬小邪一

想到这些就想笑，只是现在不好意思再笑出来！

「我不管，臭小子，今天非把你修理一顿不可，」老头口风又硬起来。

杨小邪看老头不肯善罢干休，也不甘示弱。

「老头！我这是为你好，谁知道你竟诈死来骗我的眼泪，我从懂事以来那有哭过？你是

第一个使我哭的人，你还不满足？不要说理个光头，要是别人理十个，我也不会哭一声，别

以为你多委曲，好吧！有本事你来呀！你来追呀，只要你追到我，随便你爱怎麽样就怎麽

样！神气！」

杨小邪自视跑功天下第一（这不是轻功而是跑功）从小他就是跑给人追的能手，再加上

这几年那老头的有意训练，用「金针渡穴」方法，打开他穴道气孔，使他不用像平常人要换

气才能呼吸，他是用穴道孔呼吸，所以天下已经没有人跑得过他，但轻身术，他还是要苦练

才行。

老头气道：「臭小子，学了一点东西就敢卖乖，我要不把你捉回去好好修理一顿，你还

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谁不知道天有两个屁股高，地无叁尺厚，笨！」

原来人们常说屁股翘得半天高，两个屁股刚好一天高而肚子是无底洞，用尺量也不超过

叁尺，肚子既然号称无底，那当然比地深了，虽是一些歪理，可也勉强说得过去，尤其又是

杨小邪他说出来的话，死马也变活马了。

老头闷声不响，猛提真气纵身而起，追向小邪，右手一扬「大悲指」隔空点穴，直往小

邪左後腿「曲泉」穴点了上去。

杨小邪只觉身形震了一下，微微迟滞，互後腿「曲泉」穴有点麻，但只慢了一下那老头

已迫近两尺。

老头又一隔空打穴，身形再次逼近叁尺。

杨小邪「曲泉」穴连麻两次，感到不妙，他正想转身斜掠时，不幸已到了瀑布上端，这

是一处悬崖，以前他曾在半山腰纵身随瀑布而下，但这次在顶端太高了，他有点怕。

「奶奶的，什麽地方不好选，选到这条路！」

一迟疑，他「曲泉」穴又被点中，老头已离他不到九尺，杨小邪只好拼命往山上冲去。

寒光一闪，一支细如牛毛的金针已刺中杨小邪「曲泉」穴。

杨小邪大惊，回身一纵，手掌一扬，一把飞刀射向老头右肩，随身往老头左上方射去。

老头身子向左偏，右手大悲指点向迎面而来的飞刀「还早得很哪！」老头笑着出招，

「叮」一声脆响，飞刀已斜飞肩头而过，他左手一挥，七支金针分别向杨小邪「曲泉」穴射

去，老头更加抢势，大喝一声，拼出全身功力作最後一击，其势如虹，奇怪无比。

杨小邪只觉「曲泉」穴连中七元，连麻七次，身形也连顿七次，等到要想再纵往正方

时，一只手掌已捉住他那束头发，使他动弹不得，瘫痪於地。

「呵呵！要捉你还真不容易啊！」老头得意笑起来。

「死老头，暗算人家，算什麽嘛？大狗熊，大无赖！」杨小邪不服的叫着。

老头笑道：「要不是如此，怎能捉住你这小子？」

「这不是真本领你得意什麽？还亏你自称大侠，好不要脸！」

杨小邪想这是又要被痛打一顿，不骂点回来，真过意不去，反正被他打已是叁餐的事，

又有什麽关系？

「我看天下除了我以外，没人能逮得到你了，」老头得意的又笑起来！

「什麽天下除了你以外，不要脸，脸不要，要不是你连施八次金针刺向我」曲泉」穴，

使我麻了八下，要不是今天都是「瘪十」我也不会选中这条死路，而让你有机可乘，哼，老

不修，不要脸，还好意思说你能捉得到我。」

老头提起小邪往回路奔去。

「嘿嘿！你以为这是侥幸？我告诉你，这叫姜是老的辣，我要不知道你全身穴道皆有气

孔，我要不知道你水功了得，我要不知道用金针向你同样一个穴道打丢能使你暂时嘛一下，

我也逮不到你，这些都是经验，何况还是我一手把你造成的呢？自家人打自家人，还是自家

人，有什麽不好意思？」

「老和尚，别得意，今天我要不是你被我整得连和尚也当了，我会让你逮到才怪，要是

平时，我早就从瀑布顶端跳下去了，还轮到你逮着？这叫辣椒还是小的辣，懂吗？别老往自

己脸上贴金，这麽老了，还不懂得害臊！」

「这麽说是你让我的罗？」

「这还用说，别的不提，光说跑给人家追，我可从不落人後。」

「那你这不是和狗一样吗？」

「什麽狗？！这麽难听，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没……他妈的老和尚，没什麽？」

老头笑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这都不会。」

「谁像你七老八老了，我还是小孩，慢慢学总是会的。」

老头叹道：「只怕你不学，只怕你乱来，则我那会逼你练武？」

「不是我不练，但学了这麽多武功干嘛？我又没仇家又不靠这行吃饭，难道要我去考状

元不成？当状元未必赚得比我多，我跟你说，再来镇都是一些穷小子，瘪十，一点也炸不出

油水来，再几年到外地，什麽中原啦！北京啦！只要我手这麽一扬，钱财就滚滚而来，这时

侯，你就知道我「通吃小霸王」的厉害了。」

「唉！你只知道赌，除了赌以外好像什麽事你都没兴趣似的，真拿你没办法！」

「老头赌有什麽不好，我可有数十年之经验，（他故意说成数十年）每赌必赢，而赌技

和跑功一样，天下第一，难道上个月挂在门口那块木牌是假的？这辈子，我赌定了，当定

「通吃小霸王」。」

谈话中，他们已经回到小屋。

老头将扬小邪「曲泉」穴之金针拔出来并散去他「至阳」穴上之真气脱口道：「小邪！

别再闹了，我连和尚都当了，你就少给我出鬼主意，我也不罚你，只怪自己诈死，本想开个

玩笑，却没想到会如此结局，你是怎麽知道我是诈死的？」他摸摸被打肿的面颊。

小邪笑道：「这还不简单，你忘了我有邪气？我邪门得很，用感觉的就知道你是不是真

的死了。」

老头道：「我相信有的人有这种感觉，就像蚂蚁知道住处要淹水，所以他们会搬家。鸽

子知道飞回原来的地方，狗的鼻子特别灵，能追踪猎物，你有这种感觉上的本能是不错，但

也只有七分把握对吗？我一定还有破绽被你发现。」

「话是没错，起初我并没有感到你死亡，只见你睡得好好的，後来我用手探你鼻子时，

蛙然你没气喘出来，但我手指一接触到你的皮肤时，你有一点点的收缩，虽只是一点点，这

也表示你没死，何况死人是不会收缩的，再来死人应该……」他笑而不语。

老头很快的追问：「应该如何？快说，别卖关子：「杨小邪呵呵笑道：「也没什麽啦：

每次我杀狗时，只要狗一断气，它们肚子里的粪便，就统统排泄出来，而你又没有，这不是

很大的漏洞吗？」

老头忽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怎麽这麽笨，这和尚当得一点也不冤，哈

哈…」

老头大笑几声拿起酒葫芦向小邪，他道：「我今天要醉他一醉，他妈的诈死哈

哈………。」

「老头，你可别真的醉死了，这次我可不只理你光头，让你当当和尚就算了嘻嘻…」

「不然你要我做什度？还有什接比当和尚还惨？」

「尼姑，你看怎度样？」

「你敢！」老头一扬掌，打向小邪前胸。

「砰」小邪没躲，结实挨了一掌。

「哈……」一老。一少，大笑不止。

不是小邪故意不躲，而是小邪已经习惯了。

老头为了训练杨小邪的身体，一日叁餐都要痛打他一顿，然後用金针渡穴将杨小邪放在

药桶里浸，并将药水加热，使杨小邪能适应挨打，而且可藉此保住性命。

这种日子已有十馀年，杨小邪从以前怕痛，一直到现在每天不被打、不被煮上一煮，还

真不习惯。

小邪揉揉胸脯：「老头，你自个喝吧！和你折腾了大半日可累死我了，我要好好休息，

否则对我的双腿有点过意不去。」

说完他已走向床翻身趴在床上。

老头叫道：「别伦懒，以前叫你怎麽睡，就给我怎麽睡，否则就别睡了。」

「是，老头」小邪白了老头一眼，起身拿着两个杯子，一个置於床头一个放在床尾，他

纵身一跃，身形已横摆於床上，刚好两个杯子，一个垫头，一个垫脚，就像一座人桥架在床

上，也有一点像被催眠般。杨小邪一动都不动。

敢情杨小邪打坐的方法和别人不同，他利用全身真气贯注全身，使其身体保持平衡，而

能平放在小杯上，就这样，杨小邪睡着了。

老头独自喝闷酒他想：「该教的都教了，只是火候不够，而这小子又不热心武功，只要

学会也不再求精，别的可以用逼，但内力一途谁也无法强逼，但没有内力，打出的飞刀伤不

了高手，使出的招式没办法制敌，真不知使他如何爱上武功，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使他认真

学习，看来老夫错了，此子天生聪明，骨骼清奇，只是太乐观，没饭就吃蕃薯也没关系，而

且尽出一些鬼点子，馊主意，倒有一点游戏人间蛮不在乎的样子，对於武林存亡…我看他运

武林两字，都未必搞得清楚，看样子是要让他到外面走走让他多尝点人生甘苦，说不定会改

变他的观念，好吧！等这一两个月，他金针渡穴成功了。就让他出去外面走走，希望他别把

江湖弄得一塌糊涂才好。」

老人心中有了决定喝起酒来也特别舒服。

xxxx

第二天，卯时已过。

杨小邪自动醒过来，他见到老头倒在桌上睡着了，小邪走下床，拿件外衣盖在老头身

上，独自走出门外。

天已很亮，初冬，很冷，还带有雾，罩住四周。

小邪照已往一样练功，他只练大悲指和飞刀，其他如「大悲掌」和「孤星剑法」他很少

练，因为他觉得练掌法和剑法，没有指法和飞刀来得有用，所以地的指力和飞刀登堂入室，

而掌法和剑法只有五成火侯，他还自己发明「浪子叁招」虽然好玩，但却时常用在和老头切

磋武功上。

所谓「浪子叁招」，也就是「乱来叁招」。第一招主攻：攻敌之必救，攻敌之必死，以

敌之破绽，使敌无法反攻，而改守势，也就是以攻制攻。

第二招是守：将敌之攻势化去，敌攻势未到中门，我先守中门，故剑未到要害，我先守

要害，守敌之必攻，守敌之想攻，步步先机。

第叁招主杀：敌出必杀之剑，我亦出必杀之手，那就要看谁的功力强，谁的招式快，谁

先制对方於死地。

虽只是叁招，却连绵不断，正是武学最高境界—有招似无招，意一动而招立生，如此生

生不息，永不终止，有如浩瀚乾坤，无涯无境。

杨小邪未必明白这些道理，他只知道那些招式繁杂得很，练起来很累，倒不如这「浪子

叁招」来得有意思，随便乱打嘛！只要一个「快」字就成了，他想跑得快，就没人追得上，

若招式比得快，也一样和赛跑一样相同吧！

在庭院里，杨小邪胡乱练着，只要老头不在，他不会认真得将招式从头演练到尾的。

不多时，他兴趣已失，也不再练，心想：「老头昨天喝醉了，待会儿到湖里捉几条鲤鱼

煮汤，让老头喝喝，可以帮助解酒。」

说着他就将外衣退下，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他只着一条水靠，右脚插着一把匕首，显

得非常雄壮和威武。

杨小邪走到湖边，对水势汹涌的「莫塔湖」笑了笑，抬头望着山之最高顶，他在算时

辰，因为「莫塔湖」的鲤鱼要到日出时才会出来觅食，平常都躲在石洞中捉不到。

对於「莫塔湖」他已有十馀年之经验，下水就像走在路上一样，而且远比路上舒服，他

能从穴道孔换气，在水中也能，所以他不必澹心溺死，再加上他对水功的偏爱，连「莫塔

湖」怎麽汹涌险恶的水势，十年前他都敢下去，何况现在。

他自比赌功和跑功天下第一，而水功天下第二，原来在「莫塔湖」有一条千年鲤鱼，开

始时他始终捉不到，现虽然可以捉到，但玩了十几年的水中伙伴，多少也有点感情，连那条

大鲤鱼看到杨小邪到水中，都会游过来陪他玩耍，也因此杨小邪为了对大鲤鱼兄的尊敬，所

以他自称水功天下第二，将第一留给那鱼伙伴了。

山顶白光不断增强，慢慢照到「莫塔湖」。

「是时候了」杨小邪纵身一跃「噗通！」他已潜入水中。

有的湖或江河，上面水势汹涌而水下平静，但「莫塔湖」上下水势都一样，因为瀑布往

下冲，还形成了不少漩涡，难怪人人害怕。

扬小邪有如识途老马，驾轻就熟的，很快就避开那些强流来到湖底西南方较平静的地

方，他击手拍两声。不久有条暗红鲤鱼约有他身形这麽大，从远方游来，杨小邪迎上去在它

头上摸几下，然後就在水中追逐起来。

别说同类，那条大鲤鱼见到小鲤鱼还是照吃不误，杨小邪和大鲤鱼边追边觅食，就这样

不出叁刻钟，吃饱了，他才轻松的将附近小鲤鱼捉了叁条串在腰带上，再次又和大鲤鱼玩

耍。时间已将近中午，杨小邪觉得有点累，他才拍拍大鲤鱼，然後反身往茅屋方向游回来。

当他窜出水面时，老头已含笑的站在湖边望着他。

「老头，你醒啦！」杨小邪笑着爬上岸边问道。

「小邪，功夫练了没有？又可伦伦找你那位朋友了？」老头担心他功夫没练就跑去玩。

「练啦！很认真的练！你看，手都红红的。」他将右手伸出来，果然掌心有点红。

「好好！你将鲤鱼炖好等一下吃，洗澡时间又到了，你不觉得身体痒吗？」老头笑笑的

说。

「有一点，好，我马上来。」

杨小邪将鲤鱼提到厨房，刷洗乾净，生起炉火，将鱼放入锅中，加点水和调味料，随後

折回院子。

只见老头已将装药水的铁桶架在火炉上，并生起火。

杨小邪走到铁桶前，运起内功，脚扎马步，两手抱腰，此时老头立刻以金针刺向杨小邪

全身要穴，老头认穴之准，动作之快，实属罕见，不久，老头已插好金针。

老头道：「小邪成了，开始吧！」

杨小邪点点头，双脚微跃，跳入药桶里，他立即收掌收腿，抱元守一，有如一座佛像，

坐在桶底，连头发都淹在药水之中。

老头开始生火，火势熊熊。

菜水由初温到高温，到沸腾，桶里药水，不时冒出气泡，而杨小邪却浸在水里，这种练

功法，真是吓人。

整整沸腾了一个钟头，老头才将火势减弱。

一会儿，杨小邪跳出水面，只见他全身肌肉绷紧红如樱桃，每个穴道都有深孔，恰如金

针大小，而一股股白气正由那些穴道孔徐徐吐出，尤以头顶「百会」穴为最大。

现在可以看到穴道孔，若过些时刻温度降低了，孔口就会收缩，没注意到，也就看不出

来。

不久，白气尽，穴道孔自然收缩，老头将金针一一拔出。

皮厝也由红色转为淡红色，渐渐再转为正常之颜色。

杨小邪这才吸了一口气道：「老头怎麽样！」

老头道：「我用金针渡穴手法，将你全身穴道及经脉疏通，又用一百零八种稀少药草调

和而成的药水，洗你全身，算算日子也已十年多了，还好你毕竟没让我失望熬了过来。」老

头顿了硕又道：「这些方法是由少林达摩易筋经中得来的，你可知道少林武学为天下武学之

根本，尤以易筋一门，除了达摩祖师以外，无人能练得十层，而你今天虽不能说是金刚不壤

之身，但老头我已将你身体培养得超乎常人，你可以不受穴道控制，就像昨天，我金针渡你

「曲泉」穴，也只是暂时使你麻一下。你可以用穴道孔换气，因为我已将你全身穴道孔打

开，又用药物经过十年的煎熬，使你气孔不致於再收缩回去，这可以使你达到武学最高境界

「气由心生，来自四面八方」只要你全身不被涂上金粉，你是死不掉的；而这一百零八种药

物有的是天下至毒，你既然能在里面呆十年没事，我看普通毒药也伤不了你，但也不是万毒

不侵，总归一句我如此把你脱胎换骨，只是要保住你内心元气不失，这样不论你受到任何伤

害，都来得急救治，可惜你有这麽好的条件，就是武功一团糟，真是可惜唉！」

老头叹气不已。

杨小邪道：「老头别叹气，其实我也蛮用功的嘛！」他伸出左手拍拍老头肩膀，煞像大

人安慰小孩一般。

老头：「用功是用功，都是些旁门小道，掷骰子，跑给人家追，否则就躲到水里，这算

那门功夫嘛？」

「这也是功夫，别人要学，我还不愿意教呢！」

「你知道这些除了逃命，一点也不管用，将来你遇到高手，你会吃亏的。」

「什麽高手不高手，我就不信他们能把我怎麽样！」

「遇到我你还不是吃不完兜着走！」

「这是你老头子知道我的密，别人那有这麽好过？我一巴掌就把他捏死。」

「唉！算啦！和你说，永远说不过你，还好再一个月，多煮几次，以免有什麽意外，使

功夫白废，等煮好了你就到中原替我办几件事情，」「什麽？老头，你要放我回娘家啦！」

其实杨小邪是孤儿，自小就流浪街头那来娘家，他是把中原当作娘家，可见他多麽想到

中原玩。

「这下可有得玩了，阿叁，阿四等等我，我马上给你们俩来个惊喜，黑皮奶奶的，憋了

十几年，得救啦！」

小时候，杨小邪有两个一同流浪的难兄难弟，但自从他被老头捉来以後，就和那两位兄

弟分开了，杨小邪很想念他们，现在一有机会，难怪他会大叫得救了。可惜那时候大家都是

小孩，而且又是流浪儿，居无定址，杨小邪也不晓得阿叁阿四现在到了那里，然而杨小邪对

他们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也有信心能找到这两位难兄难弟。

老头笑道：「不错，我要让你到中原玩，我也有事要到天山一趟。」

「老头，你不跟我回中原？只要你跟了我，小邪保证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这句话杨

小邪倒不是吹牛。

老头是有心要让他到外面闯，吃点苦头，将来也好教导，以便完成他的心愿，他道：

「小邪，我不能分身，否则我也会跟你去中原吃香的…」

「喝辣的：」小邪高兴得截口喊起来。「对，吃香的，喝辣的，哈哈……」老头纵声大

笑。笑声响彻云霄，震得山谷嗡嗡作响，久久不能平息。

「哈哈哈…………」

杨小邪也大吼起来，虽没有老头震得山谷嗡嗡响，但他那大喉咙，可震得老头直叫受不

了。

杨小邪得意笑道：「老头怎麽样，有一套吧！」

小邪道：「小意思，还有更大的，要不要试试看？」

「不不不！」老头连说了叁个不字，他道：「我还想多活几年，你就饶了我吧！」

小邪叹口气无奈道：「自古英雄皆寂寞，也罢，随你去吧！」

xxx

冷风淅淅，疏雪初歇，老树凝霜，银光闪耀，入眼皆是凉心意，有愁者，愁更愁，欢欣

者，喜上加喜，触景能生情，忧与喜，但看人心深处。

然只有一人，从不触景生悲，无他人，杨小邪也；雪大，泡冰糖水喝，雨大，沐浴免挑

水，忍的理由处处是，怪哉怪哉，邪乎！邪乎！

再来镇，为一乡集小镇，只一条街道，约百馀户，以猎物交易为多。

两家杂货，一家营，叁家酒肆，一家茶，一家客栈，如此而已。

居民纯，豪迈大方，喜烈酒，十足大漠儿女风范，皆以打猎为生，过得甚是清苦。

寒冬已至，猎物尽藏，镇民也裹起皮袄，聚集一堂高谈阔论话当年。

镇东有一小茶，只七八桌，粗木茅屋，状甚简陋。

寒雪已停。

蓦地—

「小二哥！我来啦！」

此乃杨小邪标志，人未到而音先至。

小二哥一见小邪从镇外奔来，高兴向其招手叫道：「小邪，你来啦！进来坐坐，大冷天

茶小二哥，年约二十馀相貌半平，然却是小邪好友。的，我沏壶热茶给你。」

小邪鼻孔喘出两道白气，依然衣衫单薄，一点不畏惧寒冬，他笑道：「小二哥，不必

了，我是来找二楞子的，他在不在？」

二楞子，亦是孤儿，流落再来镇，小二见其甚是可怜，将其收容，他只十一、二岁，不

能自立，平时替小二打打杂赚点零头。孩童遇孩童，当然有深厚感情，尤其像小邪此种人，

朋友自然不在少数，凭其如此能混，能吹，能赌，能喝，再来镇上上上下下莫不视他为开心

果，小邪亦乐得，本人只应天上有，世间那有杨小邪？

小二笑道：「小邪，二愣子他和大牛在南端大榕树下玩耍，今天生意不怎麽忙，他自个

儿就溜出去了，你到那里就可以找到他。，一小邪道：「那我先去找二楞子，回头再跟你聊

聊。」

小二笑道：「别忘了等一下再来，我等你。」

「好，我等会再来。」

走出茶，已往南端大榕树奔去。

小二哥憨厚老实，乐天知命，不善言词，这正是小邪所喜欢者。

小邪天生具有一副悲天悯人之心肠，对於一些孤儿，伤残、贫苦者，皆尽力支助，其认

为，天下人都应像他一样，无忧无虑，快乐欣做，他要将快乐带给他所有之朋友。

不久，他已到南端大榕树。

此榕树盘根错节，双人合抱亦差了点，树根旁置有几张石块长椅。

只见有几名孩童，不畏严冬在此嬉戏。

「二楞子，二楞子！我来啦！」杨小邪已嚷嚷走过来。

众孩童，抬头一望，惊笑道：「是小邪！」

「小邪，我在这，快来！小胖、小田和大牛都在，快！」站着一名叁撮头发，脸形皎

好，身穿青色旧棉袄之小童，正伸着手向小邪招者，他正是二楞子。小胖，一身胖嘟嘟有如

皮球，十一岁，像小弥勒佛。大牛则名符其实，壮大如牛，十五、六岁，要比小邪高出半个

头，大鼻、厚唇、细眼、着蓝色棉袄。小田最小，只有九岁，五官适中，清秀可人。他们皆

足猎户人家子弟，平日过得甚是清苦，但只要过得去，小孩都是知足而快乐的。「哇佳佳！

诗口口，好，你们都在。」

小邪所说者，皆是这夥小孩才能听得懂之口头禅。「哇哇佳」：意味着有点可惜和叹气

的样子。而「诗口口」，则是非常得意而有赞美人家之意。

反正他们都是一些小孩子，一叫上口了，改也改不过来，其实也不必改嘛！

二楞子抓着小邪左手问道：「小邪你怎麽好几天都没来，我们好无聊，真想去找你

哪！」小田清脆之声音已传出来：「小邪，我爹昨天打了一只小山猪，他说要给你一点，怎

麽样？很好吃喔！」小孩可爱之处，就在於天真无邪，语意纯真。

小邪：「小田，先替我谢谢你爹，回头我会去拿！对了我还得弄点茶叶，给你爹，对

吗？」

小田天真笑道：「小邪，我以为你忘了呢！」

大牛道：「小田，小邪答应过人家的事，他是不会忘记的，赶明儿小邪一定载上一马车

到你家去，让你爹笑个口合不拢。」

「哈哈……」小田笑道：「那我爹一定高兴死了。」

小胖：「小邪，你今天是不是要那个什麽？卡啦呀卡啦的？」他笑眯眯的望着小邪。

小胖不懂掷骰子，只听小邪说：「卡啦呀卡啦。」他也有样学样。

而小邪也是听大人说过，只要赌博和女人，用上这句话就错不了，他就来个断章取义，

卡啦一番，原意是形容男人风流甚有办法，但用作赌，也未尝不可。

小邪笑道：「当然，最近手气不同凡响，杀他一个人仰马翻，血流成河，然後大家吃

红，老的也算上啦！」

「哇！好耶！好耶！」众小孩狂叫不已，因为他们帮主，已经大发神威，他们少说也会

喝点汤。

大牛问道：「小邪，我们找陈大户他家少爷好吗？他已问我好几孜，说什麽时候才能碰

到你，他想报仇，小邪你怕不怕？我只有两个铜板。」说着一翻口袋，他已拿出两个铜板要

交给小邪当赌本。

小邪抿着嘴叫道：「笑话！大爹…不！大哥我，什麽时候怕过谁来？收下！」他接住大

牛双手继续又道，「今天不用你们的钱，而且你们准备一人分十两银子，拿九两回去，一两

留着好过年。」

他倒像极了一派帮主在分赃，钱还没赢到手，就来个家家有。

大牛笑道：「好，那我去通知陈家大少爷了！」说完他已转身。

「等等！」小邪道：「大牛，别急，我算算看要叫他带多少银子来才够。」他喃喃道：

「小胖、二楞子。大牛、小田、还有小二哥、加上小胖他家、大牛他家、小田他家……一共

一二叁……八，八十两，乾脆凑个一百两好了。」他叫道：「大牛：你这就去通知陈家大少

爷，叫他准备一百两银子，你就说我带了二百两，够他赢的，若没有一百两，我不跟他

赌。」

大牛、小胖、二楞子、为之咋舌、一百两，足够他们全家用一年还有剩哩！

小邪笑道：「客气什麽，快过年啦！俺没压岁钱发给你们，还当什麽老大，你爹他们都

对我不错，我也要孝敬一下老的，省得他们不让你们出来；没关系，赢多了，就享回去，告

诉你爹他们，就说是我送的，他们一定乐得…直叫诗口口。」

原来小邪时常在镇上赌，有时侯也和大人赌，当然也常碰上小胖等人的爹，老少就来个

哥俩好，那些爸爸们，都知道小邪运气很仔，每赌必嬴，而且都会将他们输的钱，还给他

们，赢了笑哈哈，输了也笑哈哈，所以他们皆视小邪为大救星、大福星。所以只要小孩将钱

掌回去，说是小邪给的，大人也不追究来历，还恨不得小孩也学上这种本领，天天有钱领。

在这塞外地区，除了打猎以外，还能干嘛？小孩长大了，也一样上山去，什麽功名，考

状元，在这里可不管用，赌赌小钱也无啥关系！大人对於小孩之将来看法很简单，老头是什

麽，小孩也是跟定了，故而他们过得清苦，但也快乐，偶而发发小财，亦是人生乐事也！

大牛：「好，我去叫他，但不知他有没有这麽多钱？」

小邪道：「没有也想法子叫他有，他家是大地主，有的是钱，叫他口袋装满了再来找

我，不够向他爹要几两，他奶奶要个十两，他娘、他妈、他姊姊，他妹妹，他姘夫拼姘，他

掌柜的都要个几两就够了。」

小邪可不知道家庭裹面是如何称呼，如何长幼区分，只好将他脑袋瓜子所想到的统统念

出来，他想这样总会对上几个吧！

大牛道：「那我去了，你等我，一下子我就回来。」他迈出大步，已往镇尾陈家奔去。

小邪一看大牛已走远，心想：「这陈家小子，不怕死，上次输得脱裤子，今天还想报

仇？报个屁！报仇？」呵呵笑了一掉转身向大夥，他道：「二楞子，小田、小胖，我告诉你

们，我爷爷下个月要叫我到中原，你们有没有兴趣？」语气之间，充满兴奋。

小邪对外人，皆称老头子为爷爷，但事实上，杨小邪是在十年前，被老头带到「莫塔

湖」他们俩之关系，到现在都还没搞清，当然这问题出在小邪身上，因为他觉得老头子已叫

习惯，何必花时间去改口？而老头子亦一直保持沉默，甚至连姓名都没告诉小邪，就这样，

两人莫名其妙的混在一起，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有深厚的感情，这感情已超乎祖孙或师

徒了，这感情，也只有他两人才能明了，别人是无法窥探的。

二楞子惊道：「小邪，你要离开我们了？」他有点紧张。

小邪笑道：「放心！二愣子，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不回来，又到那里去？我是想问问

你们是否要到中原玩玩，很好玩的耶！」人还没到中原，他倒先吹中原很好玩，但说其是赤

子心也未尝不可。

小胖拍手叫道：「小邪，我要去。」

「嘻嘻……」小邪长笑不已，他那真的要人去，只是想在徒子徒孙前表现一下自己长大

啦！和其他人不同了。他笑道：「小胖，你爸爸会答应吗？」

小胖一想到他爹，什麽兴趣也没有了，他道：「小邪还差几年才行，你先去，以後我再

去找你。」

小田道：「小邪别忘了把那什麽地方的东西，带些回来让我们看看好吗？」

「嘻嘻……」小邪笑个不停，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快人快语道：「好，没问

题，下次我回来，你们统统有奖，有什麽，我带什麽，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玩好的，来

我教你们玩骰子。」他从口袋拿出四颗骰子兴致勃勃，「注意啦！首先要看准丢到那里，是

碗，还是杯子或是在桌上，地面，然後秤秤骰子，看那边轻那边重，虽然差别只是一点点，

但练久了一点点也够用，看！就是这样。」他石手转着骰子调整一下方位：「然後念咒

语。」

「一二叁，四五六，前前前，後後後，碰上你祖宗，死翘翘，豆乾呀！」大吼一声，他

已将四颗骰子丢在地上。

骰子转了一会儿停下来，第一颗四点，第二颗四点，第叁颗四点，妈的，都是四点。

「哇！好耶！好耶！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小邪趾高气扬，肩头直耸，嘴巴抿得像只哈巴狗，他笑道：「没问题，你们要几点，就

几点，今天我烧了香，也拜了佛，神在我手上，不信你们试试看就知道了。」

果然，小胖他们要几点，杨小邪就掷几点，看得他们目瞪口呆，真叫我的妈呀！

玩了半小时，大牛已奔回来。

「小邪，小邪，成了！陈大少爷叫我们在他家後门那座小土地庙等。」喘口气大牛又

道：「他说要见见你带的银子才赌，否则他不玩。」

小邪一听叫道：「黑皮奶奶的，神气活现，他以为到土地庙，土地公就会保护他？作

梦！要输钱还要找人家麻烦，好！这次非赢他二百两不可！」说着他已拿出一张又旧又黄的

破纸来：「银子倒没有，不过银票却有一张，是上次一个过路人输给我的，我又不识字，但

上面有好几个圆圈，开头的又不是筷子，而是蚯蚓，那人说是五百两哪！可惜再来镇没有钱

庄换也换不开，留在身边，如同废纸，今天拿去向陈大呆换换也罢。」

小牛也目不识丁，他笑道：「好，这就成了，但不知他要不要？」

小那道：「废话：大呆他比我还想赌，否则他也不会叁番两次来找我，就是我们只有两

个铜板，他也赌得笑呵呵，他奶奶的，他是个活生生的赌鬼。」

大牛笑道：「等一下我也押两个铜板。」

小邪道：「可以，不过你押错了那只好光着裤子回家啦！」

大牛笑道：「输了也没关系，我们快走别让他等急了。」他知道小那是不会赢他的钱，

故而答得如此开心。

小邪手一招叫道：「走，大夥，卡啦呀卡啦去……」

众人向北边土地庙行去。

「姨川这小子还没来？」

大牛：「大概快来了，我们等一下如何？反正时间还多着，等他一下，又有何妨。」

「也好，二楞子，你带小胖、小田到附近玩玩，我和大牛到陈家大院看看。」

二楞子笑道：「小邪，你去吧，我在这等你们。」

小邪笑道：「大牛，那我们走，到陈家後院看看。」

两人同行，往陈家大院奔去。

陈家後门，在土地公庙以南百丈处，不久即到。

大牛在後门敲着门，小声叫道：「小龙，快出来呀！小邪已经来丁。」

里面没反应，大牛又敲了好几次。

杨小邪有点不耐烦：「我进去看看，围墙只有两个大人高，难不倒我。」话音一落，他

已腾身，轻而易举的翻墙而过，落在院子里。

院子有花圃、假山、小桥流水、红亭玉栏，甚是典雅接者是一排厢房，朱栏画栋，很

美。

「他妈的，有一套，这麽漂亮法，」小邪他边走边欣赏，这塞外难得一见的好景。蓦地

「小龙，你要这麽多银子干嘛？」一阵细碎脚步声已传来，发话声像是女人。

小邪一听闪入暗处心中窃笑不已，暗道「小龙是要拿银子来侍候大爷我的！」

「大姊，镇上有只白色小北京狗，听说是中原带来的，我想买下它，只差十两银子，你

先借我，下个月我还你，好不好嘛？」

「小龙，看你！又来了，上次你还说要买好马，结果弄得灰头土脸回来现在又要买这些

小东西，你不怕爹生气，把你关起来？」

「姐：这次不会啦，我只是买小狗，不会像上次一样，你就行行好，反正我是向你借，

一定会还你的！」

「好吧！不过可别让人给骗了，带只土狗回来呢！」

说着已传出衣柜碰撞声。

小邪叹道：「他妈的，这小子不老实，这再来镇最近半年已很少听到狗叫声，宁静得

很，那来中原狗，若有也轮不到你，我小邪早就卡啦卡啦，吃喽！」

原来这镇上无论是什麽狗，只要碰上小邪，那可真是命中注定要上桌了，近半年来，他

努力扑灭狗叫声，果然成绩斐然，为了打探香肉行踪，他不时故意找人谈话：「最近晚上好

像很安静嘛！」语气之中，存着开玩笑心理。而镇民们也以为冬天到了狗儿也要过冬：「外

面太冷了，狗儿都躲在屋里不出来，外面就显得安静了。」小邪一听暗自窃笑：「是嘛，都

躲到我肚子里暖和暖和啦！」

杨小邪他是逢狗便杀。

他觉得小龙还没凑足一百两，也不急，一翻身出墙向大牛道：「大牛，别急，我们休息

一下，小龙还在替狗洗澡？」大牛纳闷但也不多问，两人奔回土地庙。

未时一过。

「来了，来了！哇！还带帮手啊！有意思，有意思！」

只见小道上已来了叁个小孩，皆着丝绸，一眼便知是富家子弟。

「小邪，小邪，我来啦！」是小龙的声音。

「嘎？！小勇，李姐也来了？这下可惨了，他妈的！」小邪感到不怎麽舒服。他知道女

孩人家，大部份输不起。

李姐长得眉清目秀，编有两条长辫子，红色绸缎长袄，有几分泼辣味道，她和小勇是姊

弟，镇外李家千金，比小邪大两岁，刁钻得很。

小龙、小勇年龄和小胖他们差不多，人也长得很讨人喜欢，但眉宇之间带有一股任性，

骄纵之态。

李姐叫道：「小邪你干嘛？一见面就骂人？是我得罪你了？」瞪着水汪旺大眼睛直往小

邪瞧去。

小邪无奈苦笑道：「可不是吗？逢赌莫见女人，那是必死必输啊！」这是他的经验谈，

因为女孩「输，就会赖帐」，而且还会哭哭啼啼。他最不喜欢和女人赌钱。

李姐噌道：「谁赖过你了？你可不能口说无凭，乱侮辱人家！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恰查某！」小邪暗骂一句，他道：「叮叮叮，叮当叮哪！上次在街上哭的，不知道是

那家小猫？妙妙！哭得好可怜哪！好伤心啊！」他是说上次李姐输光了不敢回家，当街就哭

了起来那趟事。

「你…」李姐伸手就要打。

小邪轻闪躲掉这一拳：「怎麽？我说的可是小猫，还没变成小狗、小猪算是对你客气

了，你还想打人哪？来呀，谁又怕了谁？」他也想打李姐几个耳光。

「李姐，小邪别闹别闹！」小龙立即上前拦挡在他俩中间，「再闹被人家听到了，什麽

都别想玩，静一静好不好？」他想这一闹，要是传到老爹那里，这还得了，别捉狗不成，吃

了一大堆狗屎。

小邪只想气气李姐，害他上次赌得不爽，并非真想吵架，「这次我要让你输个精光，脱

着衣服回去。」

「你敢！」

「有什麽不敢，我看你连人也输掉，做我的压寨夫人算了，嘻嘻……」

李姐奇道：「什麽是压寨夫人？」

小邪道：「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急个什麽劲？」

小勇：「小邪，别闹了，我们开始玩吧！我是骗我爹要到小龙家玩，等一下还得赶回

去，夫！我们来玩。」

小邪：「好吧，你们既然想早点翘，我也不耽误你们的青春，走，到庙里去。」

几个人两步叁脚已到庙里。

小邪双掌合十向土地公拜叁拜，道：「土地爷你好，没事向你借用一下桌子和酒杯，等

一下赢了再给您添香火钱。」说完拿起酒杯，倒掉水酒，摆在桌上「可以了！」

小龙从口袋掏出大小十几锭碎银：「小邪，这刚好一百两，你点点看。」

他还真老实，一百两就是一百两，还要叫小邪点，看样子，是输习惯了，知道迟早是人

家的，先点後点都一样。

小邪看也不看：「好，不错，一百两，不过你放心，俺最讲义气，你输了，我会拿点盘

缠给你，让你加加菜，吃吃狗肉，使你无後顾之忧。」

小邪是怕小龙全部输光了，连买狗的钱也没有，回去无法向他姊姊交代，故而有此一

言。

小龙钱一到手，早已将话忘得一乾二净，他还以为小邪要他买狗肉吃，他道：「我不吃

狗肉，买别的行不行？」

小邪：「随便你爱吃什麽，就买什麽，我可管不着。」他转向李姐，他道：「李姐你

呢？还有小勇。」

李姐拿出两个金元宝，一个约抵一百两银子：「如何？这够了吧！一个是小勇的。」她

很得意的笑着。

小邪：「够是够了，不过你等一下难免要当衣服，我先占个价。」凝目看了李姐一会儿

「我看你衣服就算五十两好了，压寨夫人二百两，先说好，等一下可不准加偿，否则我不

收。」

李姐叫道：「什麽压寨夫人嘛？」

小邢叫道：「就是做我的小老婆，懂吗？没学问。」

李姐脸一红笑骂道：「谁要做你的小老婆，神经病！」

李姐正是情窦初开之尴尬年龄，含情脉脉，她老早就喜欢上小邪了，只是无法将自己深

情吐露，只好以吵架来发，每次吵嘴她总觉得快乐无比，只有如此，她才感觉到小邪在注意

她，现在小邪说要她当小老婆，她恨不得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可惜这只不过是镜花水月罢

了。

小邪：「你笑？你以为我真的要你当我小老婆！我是要你天天洗衣作饭种菜，侍侯我爷

爷，哼！好命？」

「你」李姐咬咬嘴唇：「作饭就作饭，你以为我怕了不成。」她赌气的说出口。

「怎麽？还没输就要到人家家里作饭，也不怕镇上的人笑，弄不好，还说我拐跑你

呢！」

「你」李姐气得说不出话来。

小龙：「小邪，别再说了，我们玩吧！对了你的银子呢？」

小邪从口袋拿出一两银子丢在桌上。

「一两？！」小龙，李姐及小勇很失望的叫着。

小邪：「这有什麽稀奇，对你们可以说一两也不用，不过为了守信用，别急，还有。」

他从口袋掏出那张五百两银票晃了晃，一看，这是开封「吉祥钱庄」的银票，五百两怎

麽样？」

李姐接过手看了看：「没错，但在这里又换不到银子。」

小邪：「放心，赌赢赌输不赌赖，我是要让你们知道我没有骗你们，钱，我是有，只要

你们有本事赢，我保证给你们换银于，只I怕8你们没这个本事满。」

李姐：「哼！别得意，今天可不一样，小龙，用我们的骰子。」

小龙从口袋拿出四颗骰子放在杯中「小邪，今天用我们的骰子，好吗？」

小邪：「都一样，是你作庄呢？还是我作庄？」

李姐：「我作庄，先押大小再押点数。」

小邪：「行，你摇吧！」

李姐得意笑了笑，拿起酒杯开始摇了起来。

「下下下，别担心，有我在这次押小」小邪很有自信的往小押，大牛他们也跟进。

「开：二个六、一个么、一个五、十八点大！吃小赔大。」李姐笑得很开心，第一庄，

旗开得胜。

「哇卡！」小邪瞪大眼睛叫道：「不可能嘛！」

小胖他们失望的看看小邪。

小邢苦笑道：「有鬼，妈的！有鬼！」

李姐又摇了骰子，照正常这次也是小，但小邪吃了一记暗亏突然改口叫「大」结果是

大，大牛他们又笑了。

就这样有吃有赔，小邪心中纳闷，头大如米斗，怎麽都猜不准？他已怀疑骰子有诈。

「来，赌单双。」

李姐笑道：「好。。」

这次小邪下单，被吃，第二次下单，又被吃，第叁次还是单，一样被吃。

李姐笑哈哈，小勇小龙也笑哈哈。

而四位小鬼看到老大罩不住了，有点担心。

小邪心中直叫看：「邢门！邪门！一定是假骰子，不知道是灌铅，还是水银。」他叫

道：「不押单双，比点子。」

李姐：「好」他将杯子打开，拿出骰子。

小邪心想：「只要骰子到我手中就知道是什麽玩意了。」

李姐：「我押十两。」

小邪：「好！」

小龙：「我也押十两。」

李姐一扔，加起来是九点大叫道：「好！天门。」她沾沾自喜，因为点子就是九点最

大，再下来就是对子了，难怪她会这麽高兴。

小邪将骰子，在手中秤了一下心道：「他妈的，原来是灌了铅，」转了转骰子他已能辨

别较重的是几点，较轻的是那几点。笑了笑大吼一声：「脸盆哪！」骰子转了又转，第一个

停下来五点，第二个五点，下两个也是五点，「脸盆！果然是脸盆，他妈的大风吹土地庙—

老神稳稳。」，「通吃！」

李姐脸色一变，吃了一记马後炮，她又拿起骰子扔了四个二高兴叫道：「是丫头！」

小邪笑道：「丫头比不上扫把的，嘻嘻…，」骰子一扔「扫把啊！」果然又是四个叁。

只要李姐掷两点，他就掷叁点，李姐地，他就天，李姐可是屡况愈下，转眼钱都输光

了，小龙也差不多啦！

小邪看看他们意犹未尽笑道：「怎麽？还想玩？」

李姐：「借点给我，下次还你。」

小邪：「算啦，谁要你还，我不说好了吗？衣服一件十两，全部五十两，人值二百两，

换不换？」

李姐不信，她明明作弊，还会输，可惜她没想到碰上天下第一赌鬼投胎的汤小邪，注定

要倒楣。

「借就借嘛！」李姐脱下外衣丢给扬小邪。

小邪笑了笑，不客气的收下来。

李姐这次押大，结果没起色，不到十秒钟，衣服变成别人的了，她想：「这小子难道真

敢把我捉回去不成？先骗骗他二百两再说，赢了再还他。」遂又以身子抵押借了二百两，小

龙也借一百两。

小邪很大方，让他们玩久一点，借的嘛！总不能这麽快就解决了，但叁刻钟一过，他俩

还是倾家荡产，骨无存。

小邪呵呵笑道：「不幸得很，土地公今天站在我这边，你们可不能怪我喔！没关系，下

次再来。」

小龙前後共输了二百两，李姐和小勇一共输了四百两，很惨。

小邪要算算总账了他道：「时间也差不多啦，你们也输光了，我看就此收摊吧！小龙，

这十两你拿回去还你姊姊，其他的有空就拿给二愣子，我下个月要到中原，也不知道什麽时

候才回来，你要还喔！赌赢赌输不赌赖，我不逼你什麽时候还，只是我不在时二楞子他们有

困难，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否则我回来，有你好受。」

小龙：「我一定还，但你什麽时候再来？」

小邪：「很快，我爷爷交代的事办完我就回来。」

李姐输光了连身子也押给小邪，愣在那儿，不好意思开口。

小邪知道根本不可能带她回去，但也不能如此善罢干休他道：「李姐，那你就跟我回去

吧！改天我再到你家说媒。」

李姐没想到小邪会来这一招急道：「小邪你别当真，我怎麽能跟你回去，不行：不可

以」「这可由不得你，谁叫你要输给我，输了就不能赖。」

「我回家拿钱还你就是吓，我不能跟你回去，我爹会打死我的。」

「怎麽，你当我是呆子、竹、还是子头？叫小勇回家请你爹来赎，否则我不放人。想

赖？没这麽简单。」

「哟！凶起来啦！怎麽样，我就是赖定了，怎麽样你敢把我怎麽样？」她两手插腰，很

是凶悍。

「哇哇佳：来硬的，输了还卖乖，好！」好字刚说完小邪一飞身越过桌子「啪」一声，

轻轻打了李姐一个嘴巴「嗯，好香哪！」闻闻石手又道：「值十两银子。」

「哈哈………」大家都在笑，连小勇也在笑。

李姐楞住了惊叫道：「你，你……」

「你什麽你。」「啪啪啪啪啪………」小邪一口气打了二十来下。忍不住呵呵笑了起

来。

这二十来下虽然不痛不痒，但李姐那有受过这种气，「呜呜…」已哭了起来。

「站住！」小邪大吼一声：「再哭，再哭就把你衣服剥光。什麽玩二（意）嘛：「女人

可以被打、被骂，但很少忍受得住衣服被剥光，李姐一惊煞住哭声，像突然间被塞了一个大

馒头似的，憋悠住了。小邪道：「我就知道女人一输就想哭，一哭就闹个没完，反正我也打

过了，二百两我不想要，衣服你带回去，这种爱哭的老婆我也不敢要。」他转身向二楞子、

小胖、小田、大牛，他道：「我们回去吧！」

说完，人已向镇东走去。

李姐楞在那儿，心中若有所失，是感激？是迷惘？还是伤心？她也难以分辨，眼望着小

邪消失在转角处，怅然若失，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龙安慰道：「其实小邪很好，他从不耍赖，而且也不会为难人家。他是跟你开玩笑

的，你的衣服，他也还你了，你的嘴巴也没被他打肿，钱输了是我们运气不好，而且我们还

用假骰子，没被小邪打烂脑袋，已算幸运了。」

李姐幽默道：「可是我就是不服气，每次都输给他。」

小勇道：「这有什麽办法，人家天生就是赌鬼投胎，连土地公都怕他，我们算什麽？走

吧姊！我们回去。」

李姐填道：「不要，我不甘心。」

小勇道：「姊姊再不走等一下爹问起来我可要照实说，到时候你别怪我。」说完不理李

姊，他已独自住回路走去。

「喂喂喂！小勇等等我嘛！我回去就是。」李姐已追了下去，再凶悍的女孩，也是会怕

她爹的。

小龙也像斗败之公鸡，垂头丧气走回家。

xxx

小邪边走边比手划脚，眉飞目笑，说些大道理，吹虚一番，其实赌归赌，没有一点真本

事是不行的。

小邪：「二楞子，咱们今天满了不少银子，分赃啦！统统有！」

二楞子惊道：「小邢，这麽多银子，我们怎麽敢拿，给我们一点点就好了。」

小邪：「怎麽可以，二楞子，我要到中原去，一时之间还不能回来，谁赚钱让你们花？

我是要你们拿着银子，必要时也可以用！这年头求人比求什麽都难，我可有敷十年之经验，

基於这些教训，我可不愿意看到或想到朋友和我一样去求人家，那种气憋都憋不住，我来

分。」说着他将银子分给大家，自己一两也不剩：「二楞子二百两，大牛叁十两，小胖叁十

两，小田叁十辆。没了，回去交给大人二十五两，留着五两当压岁钱。」

二楞子惊道：「小邢，你怎麽会这麽多给我，我用不着这些银子的。」

小邪笑道：「二楞子，你和小二哥，都没有爹娘，要是有事，想找人帮忙都找不到，放

着点钱你放心，我也放心，如果没用完，我回来再还我还不是一样。」

二楞子没说话，他知道小邪的用心。再说已没意思。

大牛：「小邪你呢？你一点都不用吗？」

小邪潇笑了笑道：「不用，只要有狗的地方，我就饿不死。只要有人的地方我就有钱

赚，况且我一个人也没什麽好花的，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很能混哪！」

大牛也笑道：「中原一样这麽好混吗？」

小邪：「当然，中原人都呆呆，听说他们连马跟驴子都搞不清楚，这种呆头鹅，很好

杀，叁两下就解决啦！」

众人听得眉开眼笑，因为小邪枉他们心目中已是一位无所不能的超人，他的话就是金科

玉律。可惜杨小邪偏偏是吹牛的能手。

小邪看看天色觉得已近黄昏，也该散夥了，他道：「小胖、大牛、小田天色已晚，你们

回家去吧！」

小胖笑道：「那我们走了，别忘了要到中原时，要通知我们喔！」

「一定，本王要走，总该有人送行才对。」

他们告别小邪後，兴高采烈就往家里跑，报佳音去了。此地只留下二楞子一人。

小邪掏出一两银子道：「二楞子，这一两银子是给土地公添油香钱，有空你替我去烧个

香虽然刚才我只是开玩笑，但玩笑归玩笑，能够作到不失信，那就尽量作，如果今天输光

了，我也是没办法，只好失信啦！」

二愣子：「好，我也要烧个香保佑你平安，早点回来。」

小邪笑道：「不必啦！我是金刚猪，克不死的，走我还要到小二哥那里拿些茶叶！我们

一起走。」

说完两人已往茶走去。

寒风轻吹，冰凉意已上心头，斜阳残挂，更映出小镇古凄清。突地—「得啦得

啦………」一阵急促马蹄声已传遍小镇。

镇东一匹黑马已往街道狂奔而来，其势之快有如电掣风驰，流星追月，快得令人窒忌。

此马一看即知是大漠名种黑龙驹，长得俊逸非凡。

马上依稀可见是位黑衣姑娘、黑色劲装、长靴、扎有两条辫子，手执黑马鞭，除肤色

外，全身尽黑，配上黑龙驹，给人有一种威严而泼辣之感觉。但人却很美。

一入街道，黑夜姑娘像是有意逞威风叱叫一声，马鞭直抽黑龙驹「嘶……」黑龙驹似能

体会人意狂加劲道，电也似的狂奔小镇，也不管街道行人是否避得开。

「呀！小田：」杨小邪已看到小田正在路中央。原来小田拿着银子高兴的往家里跑，他

正在小邪前头悠哉悠哉的逛着街道。平常镇上那有这种冒失的骑土，何况又是在冬天，等到

小田已感觉到马匹往自己奔来，想避已是不及，眼看他就要被黑龙驹踩到了！

「啊——」小邪大吼一声双目尽赤，腾身往前冲去直扑小田，其势如虹，有若一道青

云，令人无法看清。

「砰！」小邪已将小田往前推开，自身因冲力已竭「啪」摔在地上跌了一身泥，就在电

光石火之中黑龙驹已「呼…」一声，划过小邪背上，只差一点就踩到小邪身上。

「他妈的嘻嘻……」小邪一看小田已脱险，而自己虽然摔了一身泥却安然无恙，很自满

的笑着「不错，辣椒还是小的辣，嘻嘻…」谁知道笑声还没笑到一半，背後黑影一闪「啪」

一声，小邪已挨了一鞭，「哇」身形往前滚去，一个「懒驴打滚」摸着背後，已站了起来，

身形未稳只见那黑灰姑娘一脸愤怒的又追上来，马鞭一扬直往小邪身上抽。

「哇卡！」小邪大叫一声一招「推窗望月」双手抄往马鞭「臭丫头，我没找你就算你好

运了，你竟敢偷打我，妈的，你以为我好欺负，咬唷！」话音未落黑衣姑娘已打一支袖箭直

取小邪胸口「死男人谁叫你挡道。」语音虽美但却泼辣异常。

「黑皮奶奶，」小邪大惊一招「鹞子翻身」往左闪避开短箭随手已放出一招「翻云覆

雨」这次他不是打人而是打马头，他想打人不如打马，存心想让黑衣姑娘跌个「狗吃屎」。

「嘶……」黑龙驹头部一阵剧痛人立起来，犹踢前腿，「啊！」黑衣姑娘惊慌叫着，但

她技术了得并没有因此而被摔下来，叱喝一声马鞭又往杨小邪头上罩走。

「来得好！」小邪怒吼一声身形微晃数下反手一抄，已抄住马鞭叫道：「臭娘们，骑马

也不长眼睛撞了人还敢打人，他妈的，什麽东西！」

「你又是什麽东西敢挡我黑龙驹的去路。」

「什麽黑龙驹白龙驹？黑皮奶奶的，等一下我通通拿去涮马肉，连你也一起涮了。哦！

好痛呀！」他背後鞭伤又起了一阵剧痛，忍不住伸手去摸伤口。

「你敢动我「飞龙堡」一下，我爹不会放过你的。」语气之间充满任性与乖张。

这时街道上已围了许多人在看热闹。

黑衣姑娘更是见人潮已多，更是嚣张，双腿一挟，又纵马向杨小邢踩去。

小邪轻身微闪，已潇避开，现在他有心情开玩笑了。

「什麽玩二（意）嘛，「飞龙堡」、飞猪堡，我叫小邪怕过谁来？你这个臭女人，骑马

也不长眼睛，想撞死我的朋友，要是撞到小田了，」他往小田一拍：「不要说一个臭猪堡，

就是十个臭猪堡；我也要叫你们天天吃猪屎！放猪大便，嘻嘻嘻……」骂到最後他觉得飞龙

变飞猪很好玩，所以就笑起来丁。

要是汤小邪知道「飞龙堡」是武林第一大堡，也许他已偷溜了，那敢骂出这番话，但如

果真的已卯上，他也未必含糊任何人，这就是他的本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家家好，但已

没办法做到家家好时他会叫道：「谁又怕了谁？」硬是来个玉石皆毁。

「你敢侮辱「飞龙堡」，你不要活了！」左手一扬，她又打出一支袖箭直取小邪左眼，

「好狠的女人！」小邪「大悲指」一弹，轻易将袖箭弹开：「臭娘们，你想打死你老公是不

是？专门暗箭伤人，要暗箭我多的是。」「咻—」一支闪亮柳叶飞刀已插在黑衣姑娘衣领

上：「怎麽样？比你行吧！太岁头上你也想………乱来，真是一副猪眼，光摆着不管用

啊！」

黑夜姑娘没想到这位「邋遢」小鬼身手如此了得，自己想闪避飞刀都力不从心，不由得

脸色变了数变，厉道：「你敢杀我，我爹是飞龙堡主，他不会放过你的。」

这姑娘正是「飞龙堡」之掌上明殊韦瑶琴，从小就被家人宠惯了，现在眼看自己「不管

用」自然而然就想到她爹—名闻天下之「飞龙堡主」韦亦玄。可惜杨小邪不是个走江湖的，

这个账他可不买。

「嘻嘻……杀我？哈哈，我还想连他都杀了，杀我？」寒光冉闪，飞刀已直取黑衣姑娘

臀部。「呀！」黑衣姑娘大叫一声赶忙闪躲以为自己「中奖了」。小邪嘻嘻直笑道：「别

急，我还不想叫你屁股开花，射射马鞍没关系的，我一向很喜欢放马後炮，得罪之处请多多

原谅。嘻嘻！」

黑衣姑娘仓皇失措，又是惊慌，又是愤怒，突然她娇叱一声故意纵马踩向小邪，一支袖

箭已射向站在旁边的小田，来个「擒贼擒王」。

「哇卡！」小邪那想到这恶毒的女人会来这一招，怒喝一声一个「长虹贯日」甩掉右手

马鞭往小田射去，但袖箭已出其势如出岂是小邪所能追赶得到，情急之下「咻！」只好用飞

刀打掉那支袖箭，只差毫厘小田就一命呜呼了。

黑衣姑娘一见小邪背後空门大露甚是得意冷笑一声，「喝」五支袖筋已取向小邪背部

「看你这次往那里逃。」

「哇呜！」小邪觉得背後已有五缕劲风袭来，可恨自己悬在半空中无法变换身形，只得

拧身抽出飞刀用力一挡，「呃！」左肩已被一支袖箭射中，人也摔了下来，一见血小邪已恼

火，「妈的！」大喝一声，不退反进直冲黑衣姑娘，其势之猛有若负伤老虎，锐不可当。

黑衣姑娘一见这小子受了伤还如此霸道，心中一寒也不敢再战，一调头，「喝！」纵马

逃开，往镇西窜去。

「逃？看你往那逃！」再喝一声，他已狂追上去，施展出他那天下无敌之跑功，

「呀！」叁个起落，再一个翻身，右手已揪住马尾，「拍！」黑衣姑娘一鞭又抽在小邪肩

头，小邪不闪不避，便接下来，右手一挥飞刀将马尾斩下，两脚往马屁股一蹬翻身笑嘻嘻落

在地上，「嘻嘻一个漂亮的女孩骑在没有尾巴的马上这……嘻嘻……哈哈……」就有这样的

人，宁可挨上一鞭，也要将马尾斩下来。天下除了他，已找不出第二个了，他愈想愈好笑，

已当街狂笑起来。

黑龙驹被踢中臀部，悲嘶一声，往前狂奔，不久就消失在镇西，没有尾巴的马，实在不

怎麽好看。

小邪检查一下自己伤口，还好袖箭力道不足伤的不深但也流了不少血，「啐！」他吐一

口口水在地上恨道：「妈的！真虽（倒楣）我还没见过这麽狠毒的女人，连小田的命也要，

下次一定把她的头给剔光，今天便宜她了，只割马尾巴！也好，嘻嘻！让她风风光光的回老

家。」说完已走向小田。

群众对这戏剧性的发展，不觉莞尔一笑，不时对小邪招手，小邪又再次的当他们的开心

果了，不久他们也各自散去。

小邪走到小田身旁替他检查一下：「小田怎麽样？那里不舒服？」

小田：「没有，只是屁股有点痛。」

小邪笑了笑：「没关系，只要没受伤就好，改天我把那女的抓来，让你踢她几下屁股，

越重越好！你回去吧！天色有点暗，别让你爹担心了。」

「谢谢小邪，我回去了。」说完他已往家里方向走去。

二楞子走了过来：「小邪，伤得怎麽样？要不要紧，这女的好恶劣，大概是中原来

的。」他也恨死了那个女人，语气之中充满愤怒之意。

小邪狠道：「有什麽了不起，都是一些狗仗人势，你看到她叁言两语就是什麽「飞龙

堡」什麽她爹的，十足的狗仗人势，别忘了…」他伸头在二楞子耳边笑道：「我是专门杀狗

的哈哈……」说完他已狂笑不止。

二楞子他虽然也想笑但他还是担心小邪伤势，他急道：「小邪！我是问你伤势怎麽样

了，看你，还有心开玩笑。」

小邪：「受伤？谁不会受伤？我也时常受伤，这臭娘们的箭算什麽？小儿科，射小猫还

差不多！射人？好像在替我抓痒一样，你放心，我爷爷说天下没有人能够要我的命。」伸起

左手转着表示他受的只是皮肉之伤。

二楞子一看放心道：「刚才我还你捏了一把冷汗，想不到你武功如此了得，以後我可放

心了。」

小邪笑道：「差不多啦！逃命倒是有一点，武功高强那我可没有这份本领，你看，我不

是跌了一身泥？那来的武功高？」

二楞子：「那是你要救小田，才会如此，否则那女孩一定伤不了你。」

小邪：「说的也是，人说走桃花运会倒楣，我还没走，就先虽（倒楣）了，黑皮奶奶，

瘪十，下次我要把她辫子割掉才甘心，今天便宜她了，走吧！我得赶回去我爷爷在等我

呢？」

说着两人回茶，喝口茶吃几个包子，聊了一阵，小邪已拿着茶叶，老酒及一些卤味，告

别小二哥及二楞子，反往「莫塔湖」。

一路上他时而笑，时而怒：「什麽「飞龙堡」臭龙堡，下次我可要一个个把你们理光

头，男的当和尚，女的当尼姑，这叫…我佛普渡，广开善门，不对不对…妈的！叫什麽……

叫超渡亡魂好了，对！超渡亡魂，哈哈……」他愈想愈有趣，已忘了刚才的凶险一路笑回

家。

寒风再起，斜阳已逝，柔雪轻飘，夜又将来临。

在通吃小。

老头看小邪灰头土脸也不是第一久，已经是习惯了，他笑道：「干嘛？是不是考武状元

啊！考上了没有？」老头也是一有机曾就会调侃小邪，以资报仇雪恨。

「呵呵…」小邪笑道：「考是没考上！倒被恶狗咬了一口，满痛的。」

老头笑道：「不错不错，这叫终日吃狗肉，终於被狗咬了，哈哈难得难得，是什麽狗

呢？凶不凶？」

「是飞狗，而且是母的，就是母的我才会被咬伤，你说母的能不凶吗？」

「母狗？可真难得，再来镇好像没有会咬人的母炯，那里来的？」

「飞龙堡。」

「飞龙堡？！」老头站了起来很是吃惊。

「怎麽？这母狗大有来头？」

老头不语，独自踱来踱去似在想什麽，不久他自言自语道：「不可能，不可能，他们一

直在贺兰山银川一带，难道已经发展到这麽大了？………嗯，也许吧！都十年了。」

「老头你在胡说些什麽？「飞龙堡」到底是怎麽回事？是好是坏？好的就拍拍屁股算

了，要是坏的我可不能放过他们，尤其是耶条母狗。」

老头叹口气道：「也说不上来，看起来是正派人物，但我老是觉得有点问题，小邪；这

也是要你去办的其中一件事情。」

「真的？」小邪笑呵呵，他是愁没有机会到「飞龙堡」找那丫头算帐，这下子可合对了

肚脐：「这下子可碰上了，臭母狗！咱们真有绿啊！」脑袋一闪，他已想好对付韦瑶琴的方

法，乐得舞手划脚，不亦快哉。

老头一看，怕这小子闯下大祸他笑道：「小邪，在还没了解「飞龙堡」底细之前不能太

难为人家，虽然他们势力一天天增加，但他们可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武林同道的事，你只可

以暗中侦察，懂吗？」

「我觉得「飞龙堡」都是一些牛鬼蛇神，不是什麽好路数，要不然那有这样的女孩出

现。」由於韦瑶琴的霸道不讲理，小邪已对「飞龙堡」甚是「感冒」。

「小邪，你不可太武断，江湖你可没闯过，很多事是不能以常理推断的。」

「我这又不是用常理推断，而是用歪埋推断，他们连一件事都没做错，就表示每件事都

错。」反正他是认定「飞龙堡」不好，乾脆来个乱推断。

「别胡说！常理推断的都有错，那歪理更不用说，你少给我乱来。好好准备一下，再几

天就到中原吧！」

老头知道小邪是个惹事精，要是被他缠上了，就像粘上蜜糖，甩都甩不掉，他怕小邪一

使性子，将「飞龙堡」弄得一塌糊涂，这就罪孽深重了。

老头：「到中原磨练一下自己，别老是不务正业，整天混在赌场里，没出息！」

「喂喂喂！老头，你磨我还不够惨啊！要不是我中气足，差点就死在你手中，你还想整

我？」

「小邪！不是要你吃苦，而是去磨练经验，就像今天，你要是有足够的对敌经验，就不

会受伤，也不会跌得满身泥，何况你的武功又是一团糟，唉！q真拿你没办法。」

「呵呵………」小邪一看到老头每次说自己武功差，都会得意一笑心想：「死老头，你

故意把我抓来叫我学武功耽误我的青春，嘿嘿，我偏不学你又能怎麽样？想要叫我混江湖？

窗都没有，还有门？」想归想，他还是很认真回答老头的问题：「老头，不是我不行，是那

丫头用袖箭暗算小田，我赶去救才挨了一箭。」

「你还嘴硬，如果你有经验一定会想到小田在附近很危险会被敌人利用，所以你会叫小

田走开，这样她不就无机可乘了吗？要是你武功好，她的袖箭也伤不了你，真是死要面子。

小邪呵呵笑着没有反驳。」以後记着，和人过招一定要无後顾之忧，否则宁可保护所顾虑之

人或物，如果你的顾虑被对方制住了，你也差不多啦！虽能反败为胜但大多得不偿失。」

「是。」

老头瞪了小邪一眼填道：「有伤一定要治疗，不管是大是小都一样，敌人最有可能在你

受伤时再来突击，伤没治好，动起手一定会吃亏，快去治伤，人在江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

己，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别人你还照顾个屁！还不快去治伤？」

「是！」小邪暗道：「他妈的，在外面被狗咬，回来也被咬，倒楣透顶了。」

「什麽！你说什麽？」老头突然大吼起来。

小邪吓了一跳急道：「没有，没有，我只是说狗咬人很厉害哪！」他有意说老头是狗。

「知道就好，快去治疗。」

小邢窃笑不已，想到老头被骂了还不晓得，就精神为之爽然，得意已极。

其实小邪伤口已凝结，可是老头有令小邪也不敢不遵拿着金创膏乱涂一番。

老头也知道小邪血液有很快凝结之功效，这是浸药水的结果，但为了让他知道有伤必须

马上治疗的道理，所以还是要他涂上金创膏，可谓用心良苦。

「小邪，这几天你要加紧练功，不懂的赶快问，趁这几天我们还在一起，还有机会切

磋，否则你到中原要问可就没人了，那时说有多麻烦，就有多麻烦。」

「是，我用心点。」

xxx

冷月伴雪，银白泛光，水声咙咙，夜依然柔和可人。

xxx

此後这一个多月小邪未出「通吃小」半步，认真练功。但因为即将离开老头，想到相聚

十馀年未曾离开一刻，而现在已届分离时刻，心中总是难受，所以他在这些日子里，尽量听

话，不吵嘴也不让老头生气。

而老头也对小邪期望很高，除了加强武功和「金针渡穴」以外，还说了一些江湖常识及

该注意的地方，以免他吃了暗亏。

时光如梭，转眼一个半月已过去。

这一天。

老头很早就起来，砌壶茶，独自在庭院自斟目饮，老脸沉重异常，有时望着天有时看着

飞瀑，不时叹气，他知道，小邪离开的时刻到了；心中竟忍不住离愁之困扰，一阵阵空虚孤

寂凄凉意涌上心头，许多年来这种深得不能再深的感情已扣住他了。

良久良久，好像一切都静下来一般。

「老头，你在外面吗？」小邪之声音已传出来。

老头：「我在庭院。」

小邪走出茅屋坐在老头身旁。

老头摸着小邪头发叹口气道：「小邪你该走了。」语气充满悲凉意。

小邪没说话憨坐於地，两眼无神默然望着远方。

老头眼眸含泪再次开口道：「小邪，你该走了。」

小邪目光转望老头，两人目光一触，老头微抖霎时将头转向别处，他怕再看下去眼泪会

忍不住掉下来。

离愁苦，苦离愁，一个是风烛残年，一个是天涯孤雏，别离将在，无限依依，无限感

伤。

「老头，谢谢您的教诲，使我不致变成野孩子。」

「小邪，别说这个，这许多年来，那天你不在孝顺我呢？虽然有时候你恶作剧，但现在

一想起，我也想笑，你给我的回忆太多太芙了。」

「对不起老头，我不是故意的，请你原谅。」

老头再次摸着小邪头发轻笑道：「小邪你整理一下：今天就走，早点丢才能早点回来，

千万别辜负了我的期望，我的一切希望在你身上了。」

「老头，什麽希望？你有什麽希望；告诉我好吗？」

老头欲言又止叹口气：「其实也没什麽，我是希望你这次去能快快乐乐的玩，安安全全

的回来。」

「老头你又是要交代我替你办事吗？」

老头笑道：「事情并不重要，你到中原玩顺便办就可以，成不成没有多大关系，你别放

在心上。」

「那您总该说出来让我听听看。」

老头啜口茶沉思半晌才道：「没什麽，只是你到中原注意一下现在武林两大帮派「飞龙

堡」与「神武门」，一个在北，一个在南。」

「要注意些什麽呢？」

「最近十馀年来，江湖中有许多人失踪，这些人当中有年轻人，也有武功顶尖的高手，

我觉得他们失踪和这两大帮派有关，你注意一下就可以，不必太认真。」

小邪喃喃道：「失踪高手……「飞龙堡」……「神武门」……有点复杂…」他道：

「好，我记得就是，还有其他事吗？」

「我有位朋友在终南山西天峰，有空你到那里走一趟，说我很想念他，叫他到「莫塔

湖」一趟，你走了，也该有个朋友来陪我。」

「终南山，西天峰……他叫什麽名字？」

「他姓李，字孟谷，喜欢穿白衣，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住，你去了很简单就可以找到他。

小邪笑道：「我一定把他给请来陪您……对呀！请到他我事情也办完了我可以跟他一起回

来。」小邪很高兴：「这不用几个月嘛！」

老头摇头道：「不行，不行！这怎麽玩得够呢？你放胆去玩，玩到有两种情况你才回

来，第一，你发现有一种针很细，比我们用的金针还细，它有个名字叫「黑血神针」记住

「黑血神针」这四个字。你看到它时，就得马上赶回来。第二种情况，那就是少室峰之「少

林寺」鸣钟二十四响时，你也得赶回来，无论你在做什麽，都必须立刻赶回「莫塔湖」。千

万要记住我的话知道吗？」

「看到「黑血神针」我可以马上回来，但「少林寺」钟敲二十四响…我又不是每天都在

「少林寺」说不定他们偷偷的敲，我没听到，这怎麽办？」

小邪话中有话，他想既然听不到「少林寺」的钟响，那他们必定是「偷敲」的，要不是

偷敲，自然大家都听得到，他鬼灵精怪，脑子闪得比任何人都快，将来误了事，也能有个借

口。

老头可不知道小邪心思，他道：「小邪，你不用耽心这些。「少林寺」执武林牛耳，其

分寺遍天下，若少室峰之「少林寺」钟响二十四下。不到半天全中原的寺庙也都会跟着响二

十四下，你只要不离开中原就一定听得到，我这次是要你到中原，你可不能乱跑。」

「原来如此，那我倒真的没法不听到了，好吧，你说说看「黑血神针」又是怎麽一回

事」？」

老头星目微闪激动的道：「我只能告诉你「黑血神针」天下至毒，黑色而透明，比绣花

针还细，被刺中的人，立即毙命，它也是你唯一的克星，你中了「黑血神针」虽然不会霎时

丧命但也全身瘫痪，如果七天之内不服解药，还是一样曾死，最可怕的地方是中了「黑血神

针」之後，全身找不出一点症状，就像睡着一般，无迹可寻。」

「哇佳佳！这麽厉害法，我可要小心一点。」

「不过你放心，虽然天下有十二支「黑血神针」但我想会出现的只有一两支，其他的都

在一个人的手中。」

「谁？」

「他……」老头顿了一下幽幽道：「那个人我见过，但不知道他名号，但我相信他决不

会用「黑血神针」伤人。」

「若他的神针遗失或被窃呢？」

「这……这就很难说了，只要你小心，我想该没什麽问题才是。」

小邪也想：「对呀！我不惹它，难道还怕它不成，大不了跑给他追嘛！」想到这里，他

也不将「黑血神针」放在心上。纯乐天不怕死派：「除了这些还有什麽吗？」他想最好能将

老头之事一次办完，也好干自己的事，到京城混，吃香的，喝辣的。

老头从身上扯下一块铜钱大的玉佩，金绿色，里面刻有龙凤图，精致非凡，拿给小邪，

他道：「这是玉佩你带在身上多少有点避邪作用。」

「避邪？」小邪心道：「这不克死我了？」但他还是从老头手中接过来，心想作个纪念

也不错：「谢谢老头。」说完将他揣入衣袋里。

老头笑了笑轻叹道：「该说的都说了，你也收拾一下早点出发，也好早点回来。」

小邪点点头，反身走回屋里，随手包着那套替换之衣服，留恋一下四周景物，才走出庭

院。

「老头，我收拾好了。」语音已充满伤情。

老头强笑道：「都带齐了吗？」伸手又拿出一锭银子：「路上好用！」他知道小邪能

赌，但还是怕他为钱所困，只想让他多带点钱总是不会错。

小邪接过手哽咽道：「老头，我走了，您多保重。」说完已慢步往篱笆小径走。

老头含泪望着小邪挥挥手哀笑道：「小邪，你也保重，别太任性，好好的照顾自己。」

「老头，爷爷！再见……」小邪一直想称呼老头师父或爷爷，但老头都没答应，小邪只

好在这一刻叫声爷爷，以舒展地那许久之愿望。

终於小邪已走远了。

老头望着小邪消失之倩影喃喃道：「小邪，再见了！」说完泪已轻流，无限关怀已将附

於小邪身上。

苍芎青蓝，流水滔滔，枯草摇曳，道尽离愁苦。

蹒跚与无奈，老头已怅然步回小茅屋，「通吃小」将从此而安静下来。

再来镇上。

大牛、小胖、小田、二楞子、小二哥、小龙、小勇和李姐，他们各自作了一个花圈送给

小邪。

尤其李姐今天更是漂亮。

小邪戴上花圈，终於他还是走了。

望着小邪背影，李姐已在轻泣。

大牛他们也抽着。

小二哥没哭，但他那表情要比哭还难过。

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小邪\*希望你快点回来。」

小邪纯真的友情已深深留在他们心中，小邪的笑声再也无法使他们忘怀。

众人哼着小邪教的歌曲：「在那没有月亮的晚上，只有我们在嬉戏，在这没有星星的晚

上，你的歌声冉冉传来，啊……我的朋友，我永远喜欢你，我永远须要你………在这欢乐的

时刻，你的笑声洋溢着，在这悲伤的时刻，你的安慰袅绕着，啊……我的朋友，我永远怀念

你，我永远祝福你………」哼着，哼着，一曲曲，一句句，穿过高山，绕过云层，直到永

远，永远……………